

# 高山仰止松竹梅

李银昭/文

## —

“何可一日无此君”，这是东晋文人发出的感叹，那么“此君”是指谁呢？是竹子。仅此可见中国古代文人对清竹君子的真挚情感。

然而，不仅仅是竹子。对兰、菊、对松、梅，何曾不是这样。翻开一部中国文化史，早在宋元时期，人们将松、竹、梅画于花鸟画里，人称“岁寒三友”。在诗词歌赋中，对松的赞美，对“岁寒三友”的吟诵，更是前有古人，后有来者，前赴后继，代代不穷。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

近日读了陶武先的《卜算子·松》、《南歌子·竹》、《七律·梅》之后，恍然醒悟，独旅山野的人们，尤其是那些高清隐逸的豪杰俊士，人生漫漫，心高致远，当他们面对一山松竹梅的时候，作为植物的松竹梅，在这时候，已超越了植物的范畴，它们不畏险峻，傲然峭壁的姿态成了他们心灵的寄托和不屈精神的象征。难怪历代文人墨客，总是钟情于松竹梅，在他们的作品中反复吟唱，使之成为社会精神的参照，人生品格的镜子，传之后世，就成了那个时代“风骨”的标志。

陶武先的这首《卜算子·松》，就是一首近来少见的吟松佳作。

葱郁昊空蓝，挺拔箫声远。

苍劲层峦破霭云，潇洒邀飞雁。

雨打见高枝，雪化留清艳。

鸟尽林疏异类残，青黛尤华繁。

空阔的蓝天，苍穹万里，青翠葱郁的松树傲然挺拔。松枝松针，苍劲有力，如万千利剑，斩云破雾，直刺高天。虽然高处不胜寒，英姿总是与云天相伴，然而微风拂来，松涛阵阵，绿色的生命在高天勃发，赞歌在高天奏响，飞鸿与大雁在云间绕松潇洒高蹈。独松屹立悬崖，孤立云天，任凭风吹雨打雪压顶，岿然高枝挺立，正应验了那句吟松佳句“要知松高洁，待到

雪化时”。仰观天地，宇宙之大，品类之盛，万木萧疏。鸟终究是要飞走的，林终究是要荒疏的，当青色渐远，冰封大地，独有青松起舞似万马奔腾，松涛阵阵如黄河滔滔。青山不在，青松犹然！

陶武先的这首《松》，上阙写松的外形，前两句“葱郁昊空蓝，挺拔箫声远”，一个“昊”，一个“远”，写出了松的伟岸，松的大气。“苍劲层峦破霭云，潇洒邀飞雁”，写出了松的力量，松的潇洒，尤其是一个“邀”字，把松的洒脱俊杰形象写得活灵活现。下阙写松的骨，写松的神。古人陶渊明在《饮酒二十首》中，有“凝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今日陶武先有“雨打见高枝，雪化留清艳”，引经据典，顺手拈来，恰到好处。任凭雨打，任凭雪压，待“鸟尽林疏异类残”之时，唯有青松“高枝清艳”，“华繁”留人间。

诗词有触类旁通之道，作者在这首《卜算子·松》里，对字句的精心熔炼，对意境的精心营造，对松拟人的刻画和精神的赞美，使整首词字有限而诗无穷，言有尽而意无边，从松的有型见到了美的无形，从词的有限见到了思想的无限。

## —

随着北国阵阵松涛远去，南方竹海的声浪又呼呼而来。生活在这样一个历史悠久，幅员辽阔的国度，有竹节梅骨松涛相伴，真是一美美的幸事。下面我们就再来欣赏陶武先的《南歌子·竹》。

碧叶层峦密，苍丛两岸蕃。

梳风引凤拨琴弦，

寒暑葱葱本色沁山川。

虚心直留清影，虚心向昊天，

残云翠卷放歌还，

雷雨亭亭劲节鉴人间。

碧绿青色的竹子，在风中摇曳，在岸边舒展，苍翠丛丛，层林尽染，飘逸洒脱，“梳风引凤”，琴声袅袅。这首词，显然是以写景开篇。通过“层峦”、“苍丛”等意

象，给人一种幽深、辽远、磅礴之感。尤其是“沁山川”里的一个“沁”字，一种人性般的清香、柔软悠然铺来，不仅将“碧叶”、“苍丛”、“葱葱”与山川大地“沁”在一起，“沁”为一体，更是将天地万物与人心相融，人心相沁。下阙里的“虚直”、“清影”、“虚心向昊天”既说竹子的表，更说的是竹子之志，竹子之神。面对昏天黑地，面对“残云翠卷”，面对“雷雨亭亭”，“虚心向昊天”的竹子，是天地“留清影”，是风狂“放歌还”，是雷雨中“亭亭”玉立，“劲节鉴人间”。

古往今来，竹子以操守，以气节的形象和品格深植国人的心灵。苏东坡有：“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的感叹。郑板桥更是以竹相映，对竹发出“未曾出土先有节，到凌云处更虚心”的赞美，他爱竹、吟竹、画竹终身不改，至死不渝，与竹之间达到了竹我同体，竹我同命，竹我两无的超然之境。

作者陶武先，生长于川中丘陵地带，那里的人们依竹而居，吃竹笋，睡竹席，用竹篓，骑竹马，竹子与陶武先有着千丝万缕的情愫。在这首《南歌子·竹》的上阙里，主要是写竹子的状态，写竹子的气息，写竹子的本色。尤其是“寒暑葱葱”句，不论寒冬，还是酷暑，天地轮回，日月变化，但竹子“本色”不变，“本色”不改。下阙写竹子的品质，虚直就是正直，虚直清影敢于扫“残云”，扫“残云”后还要放歌凯旋归。

读陶武先的作品，不论是早些时候的《春兰》、《秋菊》，还是现在的“岁寒三友”，总能在作品中读到如人般的生命跳动，读到一种如人般咄咄逼来的气节和精神。他笔下的竹子玉立风尘、虚心见性、高风亮节、使我们读到了人的刚直不阿、谦虚淡泊、潇洒俊逸。这首《南歌子·竹》可谓是：言在竹子而意在人生！

## —

我们在“雷雨亭亭”中刚见识了竹子

的“劲节”，“暗香逸韵”的《七律·梅》又“含情”而至。

南枝被冷立残冬，独剪参差淡抹容。柯瘦吟风苍劲里，蕊繁弄雪寂寥中。暗香逸韵撩诗客，疏影凝神醉画翁。素艳含情天地鉴，芳魂傲骨自凌空。

岁末年初，天寒地冻，万木萧疏，唯有梅枝“破冷”而出，独立冰寒大地。这首诗，作者开篇就以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气概拉开了这首诗的大幕。“南枝”，意为梅枝。宋人白玉蟾《早春》里有“南枝才放两三花，雪里吟香弄粉丝”句。而佛印和尚有“一树春风有两股，南枝向暖北枝寒”的佳句。“独剪参差淡抹容”句，一个“独”，一个“淡”，传神般地营造了梅枝的清雅高洁意蕴，还原了写梅的本色本味，如古人的“凌寒独自开”，“幽香淡淡影疏疏”。接下来我们不仅看到了梅枝的“柯瘦”、“苍劲”，看到了梅花的“蕊繁”、“寂寥”，我们更在“吟风”二字里读到了面对残冬，吟风向上的梅骨精神。“吟”，吟唱，吟诗，有心声，心曲之意，属人的精神范畴。面对寒风凌冽，梅枝“吟风”，傲然凛冽。“弄雪”里的一个“弄”字，在汉语里带有玩赏之意。写到此，想起了陶武先在他另外一首写菊花的词里写到“吐滋饮露逗寒霜”。菊花在秋风瑟瑟的大地上绽放，吐落英，饮坠露，“逗寒霜”。这里的“逗”，不是斗争的“斗”，而是逗趣乐的“逗”。腊梅“弄雪”与秋菊“逗寒霜”，共有的是乐观、潇洒、浪漫的“凌空”风范。

作者笔下的梅，以韵味见长，以气神慑人，因此前四句的“南枝被冷”，“柯瘦”、“苍劲”均在预示后面的“芳魂傲骨”。

梅花淡淡幽幽的清味曾经撩动了多少诗人骚客，梅花疏疏落落的瘦枝曾醉倒了多少画翁。陶武先将古人吟梅佳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中“暗香”、“疏影”巧妙栽植于此，使得满篇生香。尤其一个“擦”字，一个“醉”字，采用拟人手法，不仅形象生动，而且充满了辩证和哲理。在古人的忆梅赏梅中，主体是人，客体是梅，人通过梅来映像自己。

但陶武先笔下的梅成了主体，诗客和画翁成了客体。梅是主动以“擦”和“醉”才引来了诗客和画翁。最后的“素艳含情天地鉴，芳魂傲骨自凌空。”大地银装素裹，梅花清清白白，人有悲欢离合，花有花开花谢，不论是“蕊繁弄雪”还是“素艳含情”，不论是“暗香逸韵”还是“疏影凝神”，到头来终归“只有香如故”，只有精神如故，只有“芳魂”如故。

在这首《七律·梅》里，尤其是中间的四句两联，不仅通过“吟”、“弄”、“擦”、“醉”，把古梅写出了新意，而且在对仗、平仄、音韵上可称佳对佳联。“柯瘦吟风”对“蕊繁弄雪”，“暗香逸韵”对“疏影凝神”，“苍劲里”对“寂寥中”，“擦诗客”对“醉画翁”，不仅整句可对，拆散到字、词也完全可以对，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在句式上“苍劲里”和“寂寥中”，属二一结构，“擦诗客”和“醉画翁”属一二结构，这种句式的变换，再加上平仄交错、音韵起伏，读起来错落有致，长短结合，高低悠扬，朗朗上口。可以说这是陶武先写诗填词的一大讲究，或者说是他写作严谨的一大特点。

托物言志，移情外置。作者的“岁寒三友”究竟是在写景，写物，写志，还是借“岁寒三友”抒写“独步早春”的人中豪杰，天下英雄？不管写什么，我们在作者的“松竹梅”篇里，读到了人的生命，人的血性和人的精神！

试想，大地上如果没有竹枝挺拔，没有梅骨傲然，没有涛声阵阵，行走在天地间那些淡泊无争的隐士高人，那些孤清坚贞的行侠英雄，他们高贵的心灵将与谁结伴，与谁同行。太史公在《孔子世家》赞里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焉向往之。”这句话用来对作者“岁寒三友”里松、竹、梅精神的赏识最为精当，因为对松竹梅的仰望和崇敬，可以唤起人们伟大和高贵的品质，可以使孤旅中的豪杰俊士、天下英雄更加勇往前行，在人中圣杰的历史长河中竖起一座人类精神的高标。

(作者系四川经济日报社社长、总编辑)

## 炒作“内地用语成为统战工具”荒唐可笑

蒯敏元/文

近日，香港两名立法会议员毛孟静和范国威召开媒体茶叙会，高调批评香港电视台新闻报道频繁使用内地用语。毛孟静还特别提及特首梁振英整天讲“方方面面”、“重中之重”等内地用语。为此，她深感忧虑，担心“内地用语成为统战工具”。她和范国威主张要维护香港话的“正宗性”，要抵制“内地词汇入侵”，要使用“正宗港词”。他们还具体列出：“适当”不能写成“适切”，“推出政策”不能写成“政策出台”，“最重要”不能说成“重中之重”，“改善”不能写成“优化”，“质素”不能说成“素质”，“趋势”不能说成“势头”等等。他们特别强调，前者才是“正宗港词”，后者都是“大陆词汇”。如此谬误的“高见”、“高调”，既令人感到诧异荒唐，也感到哭笑不得。毛孟静、范国威的言行充分暴露出他们不是在语言常识方面的无知，就是借题炒作的别有用心。

### 两地互用语言是正常现象

其实，毛孟静、范国威列举的所谓“正宗港词”，并非是香港话固有或特有的，而是粤语所通用和常用的词语，也是现代汉语通用常用词语。其中“质素”一词是古代汉语就有的，尽管现在内地不常用。香港话原本就属于粤语，严格讲是广州话。香港自开辟通商口岸以来，以广州人到港经商从业者最多，使用的是广州话。广州话属于粤语，是汉语方言之一。汉语各方言之间差异主要表现在语音方面，虽然各方言都有各自的方言土语词汇，但基本词汇除读音有别外，词义语义都是相同的，书写成文字时都是一样的。各方言之间通过普通话能进行顺畅交流皆因其使用的基本词语都是共同的。不错，香港话因其历史环境的影响，同广州话、普通话在词汇和用语上有所差异，这非但不影响相互借鉴，而且也丰富了汉语的词汇和用语。

香港回归16年，香港与内地的交流，尤其香港与深圳、广州的交流日益密切，伴随经济社会、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的发展，使用现代汉语常用词语是再普通不过的事了。因此，香港媒



视为入侵、同化、和平演变、统战工具的话，内地人会认为他不是政治疯子就是无聊之辈、不学之徒。

### 须改变逢内地必反的态度

语言文字就其本质、本能、功用而言，是人类社会的交际工具。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共同语，是全民性的，是全民、全社会的交际工具是不同阶级阶层、宗教信仰、种族民众交际交流的工具，根本不具有成为意识形态、政治集团统战工具的政治属性和功用性。

反对派政客，为了达到其党派和个人的政治野心和政经利益，对特区政府施政，对中央政府的政策方针，对内地人和内地的一切，几乎都持反对立场和态度，凡事都从政治化的极端立场进行反对，甚至到了为反对而反对的地步。奉劝反对派政客们，多一点理智、多一点冷静、多一点良心、多一点良知、多一点思考、多一点客观性、多一点民族性、多一点中国人的自豪感、多一点民族复兴的使命感、多一点爱国爱港的责任感，少一点偏执、少一点冲动、少一点野心、少一点私心、少一点主观性、少一点香港的特殊感、少一点香港的优越感、少一点泛政治化的盲动、唯法、唯理、唯实地议政参政，服务香港市民、服务香港社会，为香港稳定繁荣贡献正能量、贡献正政绩，这才是良性、良能的从政之路。这才是香港市民所需要和乐见的。

## 走出去后 中国企业怎么办

点，但我们也从过往参与的整合案例中看到了一些值得借鉴的共性特征。

始终以稳定为原则

投后整合并非立即卷起袖子、大展拳脚地行动。贸然开展各项整合活动可能会造成军心涣散、运营混乱的局面，不仅无法实现并购价值提升的预期，更可能使被并购企业陷入业绩下滑的危险境地。

成功的投后整合往往会选择“先稳定、后整合”的方式。

“稳定”的含义很广，首先是人员稳定，尤其是管理人员以及研发、销售团队等关键人才的保留，他们掌握着公司最核心的资源，是创造价值的根本力量；其次是运营稳定，包括最大程度地保留经销商、供应商等合作伙伴，确保不会因其流失而对运营造成影响；最后就是业绩稳定，避免出现并购完成销售和利润下跌的情况。

跨越文化的鸿沟

并购界有一个“七七定律”，70%的并购没有实现预期的商业价值，而其中70%失败于并购后的文化整合。跨国的文化差异与碰撞，是整合最大的阻隔之一，它就像一个看不见的手，影响着团队的各种行为。

解决之道首先是尊重文化。只有充分了解目标企业所在国家的政经制度和社会文化，及目标企业的企业文化，才能更好地了解管理者的经营理念和员工的思维方式，并给予充分的理解和包容，为推进整合工作打下伏笔；其次，各国文化都有自身的宝贵之处，优秀文化的整合往往能迸发出强大的力量。

我们曾在某项中日并购整合中发现，中方管理团队鼓励日籍研发人员勇于创新并培养他们全球化视野和市场化意识，此举大大激发了员工的工作热情，与此同时日籍专家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也深深感染了中国员工，营造了全员质量改善氛围。两国团队在文化的相互影响和渗透过程中取长补短，最终建立了跨越民族壁垒的文化认同感。

被并购企业的法律/税务是否合规，会对其财务表现和现金流造成影响。以税务为例，当投资于税收体制复杂、当地税务机关监管较严格的国家，如巴西、墨西哥等，尤其需要对此加以重视。

此外，如能有效结合交易前尽职调查识别的风险点进行有针对性的筹划，或是借助整合进行整体筹划，还将有机会提升集团整体的税务/运营有效性。还需要注意的是，越来越多的企业会在并购前进行架构筹划，但如果在后续运营中不能对其进行有效维护，最终也很难实现预期的税务效益。

(来源：FT 中文网)

(本报所刊载文章系作者观点，均不代表本报意见)